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福勒伯爾

姜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福勒伯爾

姜琦著

百科學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爾伯勒福
著琦姜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FRÖBEL
By
CHIANG CH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福勒伯爾肖像

福勒伯爾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	三
第三章	福勒伯爾的初學時代	六
第四章	福勒伯爾的服務時代	九
第五章	福勒伯爾的教育事業	一一
第六章	福勒伯爾的大學教育	一五
第七章	福勒伯爾和幼稚園	二〇
第八章	福勒伯爾的晚年生活	二三

第九章	福勒伯爾的著作及其學說·····	二七
-----	------------------	----

第十章	福勒伯爾學說的批評及其影響·····	三七
-----	--------------------	----

福勒伯爾

第一章 緒論

我友邱椿君曾經和我討論教育哲學，他說：『古人對於教育上的思想，大概有兩派：一派是發生於農業的，他一派是發生於工業的；並且農業的教育思想是先於工業的教育思想而發生的，因為社會的進化是先有農業然後有工業的緣故。先講中國，例如孔孟，是代表前一派的，孔子說：「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孟子說：「助之長者，握苗者也。」他們拿「苗」來作個譬，純然是一種農業的教育思想。至若管子，這種思想，尤其是顯著。管子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他所謂「樹人」是不是一種農業的教育思想呢？至於後一派，就是工業的教育思想派，當首推墨子。墨子一書裏面，到處可以發見這種工業的思想，例如「匠

人」一語，是墨子的一種口頭禪。一至漢、晉的時代，這種思想，越加明顯了。例如漢朝揚雄說：「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晉朝傅玄，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的這一類話，是不是發生於工業的教育思想呢？再講西洋，在西洋教育史上，屬於第一派教育思想——農業的教育思想的人，當首推盧騷（Rousseau）其人。盧騷所主張之「返乎自然」一語，明明是代表農業的教育思想的；他在愛彌爾（Emile）裏面，更把這種教育思想發揮盡致了。過後，繼盧騷的教育思想而起的學者，為瑞士之裴斯塔洛齊（Pestalotzi）及其門弟子赫爾巴特（Herbart）和福勒伯爾（Froebel）二人。就中以福勒伯爾的農業的教育思想為最著。福氏彰明較著地把兒童比植物，學校比花園，教師比園丁；開後世幼稚園教育之先河，可謂集農業的教育思想之大成了。至於第二派，就是工業的教育思想派呢？在西洋教育史上，當以英之洛克（Locke）為該派之代表。洛克把人性比白紙，經驗比白紙上所寫的字跡；他又把兒童的被陶冶性比粘土或蠟，教育比模型；這種解釋，明明是一種工業的教育思想。『邱君的這一段議論，很有獨到精妙之處，是前人云所未云的。我特地引用之，以作本書的緒論。』

第二章 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

許多有名的教育家，在幼年時代，沒有幾個能得到圓滿家庭而享受幸福生活的；然他們因為越沒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越能利用環境，努力奮鬥，終造成新境遇。請看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罷，這便是許多困苦艱難的教育家中最顯著的例。前章邱椿君說過，福勒伯爾是農業的教育思想派中之代表，集該派思想的大成。試問福勒伯爾為什麼能發生這種農業的教育思想呢？我敢說：這種思想，是福氏爲他幼年境遇所造成的，並不是出於偶然的。欲知究竟，不得不先說福勒伯爾的幼年生活的狀況：

福勒伯爾 (Fröbel) 是德意志人，名夫里德立士威廉奧古斯德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西元一七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於奧柏衛斯巴士 (Oberweissbach)。奧柏衛斯巴士是屠麟根 (Thüringen) 森林裏的一個村落。福氏的父親，名叫約翰雅各福勒伯爾 (John Jacob Fröbel)，

他是屠麟根村落裏面的一位路得新教的牧師。因久經宗教上的磨礪，所以性情很嚴正，但是富於慈愛心。福氏生後九個月，他的母親便逝世了。他的父親雖很愛福氏，然因自己傳教，公務匆忙，沒有功夫躬親教養，不得已把福氏委托下婢，代理教育。但是下婢毫無智識，對於福氏教育，都不注意，直等於無教育的。福氏四歲時，他的父親納了一位繼室。她天性極不仁，祇管教育自己的兒子，不去理會福氏。福氏在家庭中受冷酷待遇，絕少樂趣。福氏在這樣情形之下，可說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完全不受教育，實勝於受過不適當的教育，還能保持天真，留待將來的開發。福氏在日記上說：『自省、自察、自教、自動、自助，就是我生活的根本特性，到晚年而未嘗稍變的。』福氏年紀稍長大，常常獨自走到屠麟根森林或附近田野裏，散步逍遙，自尋其樂；旦夕把花鳥草木做朋友；同時目睹動植諸物和各種自然界的現象，錯綜萬狀，難免使他反覆沉吟，細繹其理，偶然有得，便覺會心不遠；久而久之，遂使福氏萌芽一種神祕主義的思想；即前邱椿君所謂農業的教育思想，及他後來所研求和發明的那種奧妙的『一原』的哲學原理，也都發芽於這時代。福氏在十歲時，他的父親把他寄養於他的前母親舅父之家，後得舅父之援助，始入小學校讀書。那個小學校，是一個專門施行宗教教育

的學校，福氏一進這校，受到宗教的教育，輒心有所感動；他對於入學第一日所授之『汝先尋天國兮』一語，印象更深。福氏在日記上說：『這一句話給我的偉大印象，是我生平中一種空前絕後的印象，這印象保存於我的腦際，已經有四十餘年了，但是到了現在試一回憶，彷彿地好像是昨日的事。』照這樣看起來，福氏的宗教的神祕的玄妙思想，實發端於入學第一日了。

第三章 福勒伯爾的初學時代

福勒伯爾在十歲以前，未嘗受過完全的家庭教育，已如前章所說。直至十歲的時候，始入小學校肄業。這學校，除掉宗教教育外，別的功課是不完備的，所以福氏受的正式的學校教育，也是非常散漫的。福氏在學校裏，對於功課，成績雖不很佳，然而他自脫離冷僻家庭的關係，而受着慈愛的舅父養護以來，生活日增快樂，每日和花鳥草木等周旋，興味益加濃厚，身體因之發達。十四歲時，福氏承父命，又不得不離開舅父而返父家。在這時，他的父親收入不豐，家道日衰，因之他的學費無接濟，不得已遂中途輟學，而服務於屠鱗根森林管理者之傍，以求自活。他在第一年中，每當公務閒暇的時候，便自習數學、語言學、植物學諸科，或入森林裏去研究自然界的法則，造詣已覺不淺。到第二年，即他十五歲的時候，他又費兩年光陰，再投身學校，專心學習林務管理法。但是他的教師，却不能給他適當的教育，倒是他自己本着平日一種宗教上的精神和毅力，和自然界周旋；更進而擴張他的

森林的學問，和實地嫺習各種植物，毫無倦容；有些時候，他又在鄰居的醫生家裏，借着許多書來讀，很得着許多關於森林中植物的智識。遂使福氏對於探求自然科學的智識的熱望，竟達到十二分。至一七九九年，福氏對於自然科學的智識的熱望，居然戰勝他父母的反對，得到屠麟根森林管理者之輔助，入耶拿（Jena）大學肄業，和長兄同學。他更熱心研究數學、物理學、博物學諸科；然而他的成績也不很佳，和昔日在初等學校時代，有同一狀態，因為他喜耽於沉思默考的緣故。福氏的天性既然這樣喜靜，故他很適於研究哲學。當時耶拿大學是德意志的文化中心，校裏充滿唯心派哲學的空氣，反浪漫派的運動，和科學上進步的態度等。福氏雖到那邊去專門研究實用科學，然亦兼去討論斐希特（Fichte）派的哲學了；因為那時斐希特派哲學很占勢力，不論街談巷議，或每處非正式集會的地方，都拿它來做談話資料。福氏還看見斐希特的學生謝林（Schelling）勢力滋長，日負盛名。他又醉迷於耶拿浪漫派學者，例如謝勒格（Schlegel），提克（Tieck），和諾華利（Novalis）諸人，也許他們的朋友歌德（Goethe）和席勒爾（Schiller）等也在其內；而耶拿的人對於科學上進化的態度，也供給福氏以一種深刻印象。當那時，耶拿大學裏各種科學的教授，雖有許多

地方沒有把福氏內部的關係，和他的神祕玄妙的『一原』觀念，分析得清清楚楚，而不能遂他的欲望；然而他當日在各教授的講義當中，總曾經偶然地發見一二地方，能遂他的素願的。不幸福氏在校僅一年半，正當他研究學問興味最濃的時候，忽因學資缺乏，張羅無術，僅欠繳五鎊餘之學費，竟致被禁於校監裏九星期，卒至中途退學，而喪氣回家。

第四章 福勒伯爾的服務時代

福勒伯爾自從耶拿大學退學回家後，心緒抑鬱，益覺無聊。後他爲生計所迫，他的父親再叫他到別地方去做農業工作；但是沒有經過多時，他忽接他父親病篤的信，又不得不急急回家。一八〇二年，福氏二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長逝了。福氏自喪父後，他的繼母更不理他，因此不得不東奔西走，日尋生路，前後三四年間，飄泊無定，往來於德意志各地，有時做測量師，有時做書記，有時做會計，有時做別墅管理員，沒有一定職業，不辭艱苦，祇求餬口罷了。但是福氏的外界境遇，雖然這樣變化，他的內心所抱志向，越形鞏固；欲在世界人道上盡一種天職的念頭越迫切了；因之他居的時候，席不暇暖；行的時候，胼手胝足；戰戰兢兢，不敢懈怠。福氏曾經致書和一友人說：『我深願天賜給君以安全的住宅和最親愛的妻；至於我呢？祇要萍蹤飄泊，流寓無定；並祈天假我以年月，使我學習我和世界之關係，及我和我自身內界的關係便足了。更願君供給世上的人以衣食；至於我呢？我教他們』

以知己爲急務，願我一身任其開發之天職罷了。』福氏回家後四年間，完全度尋常的生活，僅僅欲求一個處所，可以安身過活。且福氏對於他自己將來所操職業之性質，還未有十分明瞭之概念，莫知適從，僅隨偶然的事情，以變遷其趨向罷了。到了一八〇五年，即福氏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往美因（Main）河邊之法蘭克福（Frankfurt）地方，充任一所裴斯塔洛齊式模範學校之建築師，開始研究建築學。校長格魯涅博士（Dr. Gruner）很相信福氏，發見他具有教育家的天才，屢次鼓勵福氏。一日，對福氏說：『建築之業，非君所宜，君爲什麼不改爲教育家呢？君如願做教師，我校現在有教師缺額，我給君一個位置罷。』福氏欣然承諾，遂成爲該校的教師。自此以後，福氏的生涯，頓然另開新生面了。